

鹌鹑庄

传

奇

郝敏芳◎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鹤鹑庄传奇

郝敏芳◎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鹑庄传奇 / 郝敏芳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47-5155-3

I. ①鹤…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090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转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转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精乐翔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5155-3/I·0138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张 7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76千字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序

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黄长江

诗人、著名作家穀剑先生荐来一部长篇小说稿，嘱我作序并代为出版。小说不是很长，却写得洋洋洒洒，运笔自如。十五六万字的篇幅正适于阅读。

小说的作者是郝敏芳，之前我不曾拜读过其作品，也未曾谋面，但从其作品及相关资料感知：他应当是一位饱经历练、酷爱文学而成长起来的作家。文笔行云流水，故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见其侧重于叙事的语言锤炼功夫之深。

读罢小说，感到这是一部很厚重、颇具特色的作品，是一部以小题材反映大道理、以小区域反映大发展而集中揭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优秀作品。具体说来，这是一部以描写养鹤鹑、斗鹤鹑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兴衰存亡及绝境逢生并得以传承和发展，来唤醒人们关注、拯救、保护和发展民俗文化的优秀作品，是文化发展的正能量。作者成功构筑了一个外号鹤鹑庄的村庄——安庄，并以养鹤鹑、斗鹤鹑为线索讲述了安庄人的生活状态与变迁。同时以安小跛的人生命运为主要线索，写出了安庄人悲喜交加的人生命运，从而把一个传承了400多年却几乎断绝了的鹤鹑文化发展地传承了下来，成为

一部颇为成功的悲喜剧力作。

养鹤鹑、斗鹤鹑本来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情，作者却把它植入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的高度来把握。使安庄具有了活生生的典型形象特征。人物形象个个典型，人人有鲜明的特点。几种个性就是世间几种类型人的代表。

小说开篇以颇为平静、其乐融融的环境作铺垫，简约地勾勒了安庄养鹤鹑的历史及清民时期的现状。安庄不仅有养鹤鹑、斗鹤鹑的习俗，而且养鹤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00多年，形成的不仅是养鹤鹑的爱好习俗，不仅是一种斗鹤鹑的游戏，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种养鹤鹑、斗鹤鹑的民俗文化成了一种有根有底且根底颇深的民俗文化，成了安庄的命脉。一代又一代的安庄人总想把鹤鹑事业传承、发展、繁荣光大起来。

由于遭受中国历史前进途中的波澜撞击，安庄人养鹤鹑、斗鹤鹑的这一民俗文化几遭厄运，险遭灭绝。可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一代又一代的安庄人却能变危险为机遇，依照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一民俗文化拯救起来，体现了安庄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可生活的现实却又总不是那么顺意，安二顺因为鹤鹑而死在了日本人和伪军监工们的枪下，安德石因为鹤鹑而成了安老跛，安志明和安瑞娟的爱情因为鹤鹑而夭折。

小说跨越整整一个世纪，20世纪初（清朝末年），安庄人养鹤鹑、斗鹤鹑以县太爷到村中斗鹤鹑为高潮，也是安庄人最荣耀的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及抗日战争时期），以安二顺被日军和日伪监工开枪打死为又一个兴奋点，掀起了安庄人的抗日意识（朦胧中觉醒）；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安德石因为斗鹤鹑而成了跛子，安德云因为卖鹤鹑而使妻子成了寡妇；安庄人养鹤鹑、斗鹤鹑及县领导的到来却给安庄带来了“破四旧”的厄难；改

革开放后,故事转悲为喜,安志明、安兰春利用养鹤鹑的传统习俗,因地制宜,建起了鹤鹑养殖场,先后引来了镇、县领导,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整个安庄人紧密团结到鹤鹑养殖上来,戮力同心,搞起了安庄的建设,将传统的宠物发展成了一大产业,化腐朽为神奇。

安庄人知道,安庄获得的生机,是因为改革开放。“不是现在的政策好,我们纵有天大的抱负又能怎样?当初我和你志明哥都青春年少,怀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负啊,结果呢,还不是棒打鸳鸯,各奔东西?如今,不是有一个好的政策,你咋能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我又咋能在南方打出一片天地?曹兰琼也不会下嫁给你哥哥,你哥哥也不会有鹤鹑养殖事业,咱们村也不会有今天。这一切,都赖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这一席话,作者借用安瑞娟之口对安兰春如此说,也让无数读者比对着自己和身边多少勤劳致富起来的人们的今与昔。着实歌颂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政策,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世纪之交及新世纪伊始,中国发展步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安志明等把养鹤鹑发展成了产业化,并在村内实现了复制性养殖,同时意识到了人们的心灵需求,又在发展中传承了斗鹤鹑事业。

在描写养鹤鹑、斗鹤鹑的同时,小说构筑了几种典型的爱情和婚姻模式,并将人生和事业融入其中,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描写。使得故事中的悲剧跟悲剧叠加,喜剧与喜剧重合,增添了小说的悲喜剧效果。

如果说安德石夫妇、安德云夫妇、安四夫妇、安冬子夫妇等的爱情和婚姻构筑的是一种素朴的封建传统婚姻的话,安小跛和曹兰琼、安兰春和杨帆、安建社和周云霞的爱情和婚姻,与安庄养殖的鹤鹑步入产业化规模则制造出了一种喜事连连、五福临门场景。

安志明(安小跛)和安瑞娟的恋情本来是一种纯真、甜美的恋情,可是却遭到了强势力(安四家)、封建残留的愚昧思想(安冬子)

及不法(不公平:安建社使手脚斗鹤鹑)手段的撞击,结果,美丽的东西被毁灭了,谱写了一曲婚姻悲歌。所幸物极必反,悲剧的婚姻并不等于悲剧的人生。安瑞娟在不幸的婚姻中连遭重创后选择出走,结果通过参加高考、南下,找回了自己的另一类成功人生。命途多舛的安志明(安小跛),幼时残疾、丧母,少时(14岁)追求知识的梦想被当权者扼杀,成年时本来美好的爱情又惨遭破灭,然而他身残志坚,除自学了不少的文化知识外,还学会了庄稼人的一身好本领,“用一双残疾的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成为一名行家里手,在宽爷那里学会了捕鹤鹑、驯鹤鹑、斗鹤鹑,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安志明因为甜美的爱情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遭遇撞击,结果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出走打工,得到磨炼,回来后去寻找自己心中的安瑞娟无果,却找到了挣钱的商机,后又在安兰春的指导下获得了创业的机会。最终成为使安庄发展壮大起来的第一人,带动着全安庄人养殖鹤鹑致富,走上富裕之路。经历了太多情感纠葛的安志明,最终还赢得了年轻美貌、有知识、有文化、通情达理、会为人处世的曹兰琼的爱情,抱得美人归。

这时,村民们生活虽然温饱、富足了,却去玩牌、打麻将、推牌九,搞起了赌博之事。何因?安小跛和曹兰琼意识到:这是人们感到精神空虚了。于是就意识到了文化缺失,意识到了安庄传承了数百年的鹤鹑文化的断裂。结果才使得安庄斗鹤鹑的民俗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此外,以安福宽(宽爷)少年时的聪明才智与后来的碌碌无为的命运、安志明(安小跛)和安瑞娟的爱情悲剧与他们后来的人生得意、安建社的人生顺意与其遭受的牢狱之灾及出狱后的性格、为人变化,集中反映了人的可塑性。尤其是安建社这个复杂的人物,他身体的健全与心理的畸形正好与身体残疾心灵健康的安小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畸形的心理导致畸形的人生。所幸后来通过入狱改造,

其历经回顾过去,审视现实,淡忘过去,接受现实,洗心革面,从而重新回到了人生正轨上来。

要提及的是,作者对场景的描写也非常逼真、十分感人,对各色人等的把握精准到位,如:“恁家给村里办这么多事,恁老两口要长寿呐。”体现语言想象的同时,也融入了民间民俗文化,自然、朴实。第28节安寡妇道破安兰春身世这一自身秘密后的细节描写,以及三对新人婚礼与新建养殖场落成典礼重合举办的现场描写等均激动人心,令人仿佛身临其境、热泪盈眶。

列夫·托尔斯泰说:“写你的村庄,便写了世界。”那么即是说,写了一个村庄就是写了一个世界。安庄的命运如此,中国的命运又如何不是这样?安庄发展如此,中国的发展又如何不是这样?区域的就是世界的,安庄的就是中国的。

整部小说写了一种精神,一种传承、弘扬和发展民俗文化的精神。安二顺、安福宽等几代安庄人养鹤鹑、斗鹤鹑是传承民俗文化,安德石、安德云捉鹤鹑、养鹤鹑、斗鹤鹑、卖鹤鹑是为了生存,而安志明养鹤鹑及后又兴起的斗鹤鹑则是既传承又发展了民俗文化。

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反映新农村建设、引导新农村建设,指引和鼓励人们拯救、传承和发展民间民俗文化的优秀长篇小说。全篇采用了大波澜、小起伏的场面描写和剧情布局,将整个故事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地在时代大背景下展开,在时光流逝的轨迹上波浪般滚动着演进。安庄反映了整个中国人民的20世纪,从平静的愚昧和谐演进到挨打的觉醒,演进到无知的受虐,演进到贫困落后的盲从,演进到开放的进取,演进到浮躁与沉静发展的较量,最终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可以说,《鹤鹑庄传奇》是作者郝敏芳肩负着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这一重大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的。这一点,从作者在后记《感谢生活》中可以得到印证:“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符号,是应该一脉传

鹌鹑庄传奇

承的。就像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而我又是我儿子的父亲。一旦某个环节断裂,这种传承将不再继续。”愿这种民俗文化能长期传承和发展下去,愿更多的民俗文化引起作家们的关注,得到传承和发展!

如果说此书的出版,是作者郝敏芳就民俗文化需要拯救这一重大发现而创作取得的成果的话,我们祝愿他在创作路上再接再厉,有更多的发现,创作出更多的佳作来!

于北京儒博文化艺术院

2013.1.30

为鹤鹑庄作传,说来有些惭愧,我并非鹤鹑庄人,哪里能为鹤鹑庄作传!但是,我了解鹤鹑庄的一些人,比如安福宽——宽爷,安德石——安老跛,安志明——安小跛和安瑞娟、安兰春、曹兰琼等人,加之我们村与安庄相距不远,两村人之间关系融洽,相互很熟稔,村与村之间的人和事了解比较多,因为惊奇并感动于安庄人与鹤鹑的那份情结,也就顾不得许多,贸然提笔了。

1

鹤鹑庄真名安庄,全村 700 多口人,340 多口男丁,除吃奶孩子外,无一不喜好鹤鹑。走在安庄的大街上,恁瞧,路两旁的绿化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鹤鹑笼子!村中心村委会的大院里,更有一番气象:办公室的长廊下,迎着太阳坐满老老少少,人们仨一伙儿俩一堆儿,从屁股后面的腰带上摘下鹤鹑袋子,掏出鹤鹑,或斗或赏,各得其乐;院中央那棵繁茂的大槐树上,也挂满了鹤鹑笼子,其中向南伸展的一根枯枝形似虬龙,人称“虬龙枝”,从上到下挂了两行 20 多个鹤鹑笼子,仿佛节日的灯笼,场面堪称壮观。

安庄人的鹤鹑之多是有目共睹的。随便你走进哪一家院落,如果这家没有养鹤鹑,树上没挂鹤鹑笼子,家里肯定没有男丁。安庄的男人,上至古稀老叟,下到无知孩童,谁的腰带上不提溜着一个鹤鹑袋子,那么这人肯定和你我一样是外来的客人。

安庄的鹤鹑笼子,按大小及形状可分出人的辈分和高低贵贱。一般人家的鹤鹑笼子,通常是街面上流行的那种或方或圆的竹木结构的鸟笼子。那些笨拙不堪、没姿没样的鸟笼子,是个别人自制的,从生锈的铁丝到歪歪斜斜的竹木顶架,一眼就可以看出制作人的邋遢样。安老跛就是这种人。安老跛买不起鸟笼,自己笨手笨脚制作的

笼子少角没棱,用一根烧火棍一样的木杆挑着,上衣不系扣子,胡乱用一根带子扎在腰间,一瘸一拐地走在安庄的大街上,谁见了谁瞧不起。那些为数不多的精致鸟笼,是“文革”之前遗留下来的。这些鸟笼,做工考究精细自不必说,就连养鹌鹑的用具——诸如喂食的盘子、饮水的瓷杯也颇有讲究。人们常称的宽爷——安福宽,就是用的这种。宽爷的这个鸟笼子,据说是前清一位县太爷赠送的。笼子是金丝楠木的骨架、湘妃竹的栏杆,笼里的杯、盘等用具,全是大明万历年间的青花瓷。那根木杆也是紫檀木做的,配以黄铜的纹饰,一眼就看出有些年头。宽爷的鸟笼,在安庄绝无仅有,是人人眼红却不可能得到的。

宽爷每天一大早总是第一个来到村委会的大院,这也是全村唯一的公众聚集娱乐场所。宽爷掀开鸟笼的罩布,笼子里不是鹌鹑,却是两只欢快的黄雀。他用紫檀挑杆把鸟笼挂在虬龙枝上,然后坐在一张竹椅上,从腰间摸出鹌鹑袋子,掏出一只乖巧可爱的鹌鹑,瞧瞧眼儿、摸摸腿儿、吹吹胡儿,优哉游哉,那份儿精神气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紧随宽爷走进村委会大院的是村长安四。这位肥头大耳的一村之长即使一大早也打着饱嗝。他把小舅子替他买的崭新的鸟笼子挂在宽爷的笼子下面,有模有样地比画几下太极拳,有话没话地找宽爷搭讪。宽爷不喜欢安四,但碍于他是一村之长,只好少盐没醋地应付几句。

就在二人说话间,村民们陆陆续续挑着自己家的鸟笼来到村委会大院。高高的大槐树的虬龙枝上,鞭炮似的长长挂起几串鸟笼。来得晚的那些人,鸟笼已不能挂在虬龙枝上,只好挂在街两侧的绿化树上。人声、鸟声充斥了整个村庄。

热闹动人的斗鹌鹑活动也就开始了……

2

提起斗鹤鹑，安庄人念念不忘的是八公桥龙王庙大会上的那次鏖战——

八公桥是濮阳南下堤一带有名的大镇。每年的二月二龙王庙大会，八公桥作为濮阳地区著名的贸易集散地，更是吸引了方圆十里八乡的村民，甚至北上堤濮阳一带、黄河南菏泽一带的商贾，也云集八公桥，乐得赚个盆满钵流。八公桥因为附近有了安庄，自然也就吸引了很多鹤鹑迷。大家趁着龙王庙大会，聚在庙前的一块空地上，从鹤鹑袋子里掏出自己的爱物，或是孤芳自赏，或是与人同乐。

那次鹤鹑鏖战已经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了。只知道安庄当时有家大户好主，家中有位少爷大名安二顺，人送外号安二少爷。这安二少爷别无所好，就是喜欢养鹤鹑、斗鹤鹑。每逢八公桥二、五、八大集，安二少爷总爱召集安庄的大小伙伴，前呼后拥地赶到龙王庙前，和那些好事的鹤鹑迷斗上一番。

这天，正逢二月二八公桥龙王庙大会，安二少爷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斗鹤鹑机会。只是家里有点杂事，来得有点迟。当他走进八公桥，还未到龙王庙前时，村里有个愣小子慌里慌张地一把拉住他，抱怨说：“二少爷，恁咋才来呀！”

安二少爷正欲说明来晚的原因，愣小子迫不及待地说：“从山东曹州府来了一个客商，带来了一只好鹤鹑，号称‘猛张飞’，把咱村里的好多鹤鹑都斗败了，大家伙儿看你不在，正没招呢！”

闻听此言，安二少爷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安庄人世代代养鹤鹑、斗鹤鹑，不料想竟在家门口栽了大跟斗！安庄人颜面何在？安二少爷顾不得多想，一把扯了愣小子，风风火火赶到龙王庙。

龙王庙的一角，围了一大圈人。人们看见安二少爷，立时涌起一阵骚乱。安二少爷做个手势，示意大家不要声张，随手掏出鹤鹑袋子递给愣小子，要他拿鹤鹑去和曹州客商的“猛张飞”决斗。

愣小子拨开人群，一个劲儿向人群里挤，边挤边嚷：“快闪开，好鸟来喽！”

人们为愣小子闪开一条道。愣小子来到曹州客面前，叫嚷道：“山东汉，好鸟来了，斗一斗吧！”

曹州客轻蔑地看了愣小子一眼，问道：“恁的鸟叫啥？”

“甭管叫啥，反正它能打败恁的‘猛张飞’！”愣小子也是一脸的不屑。

曹州客瞅了一眼那鸟，冷笑道：“别说是我的‘猛张飞’，就是一般的鸟，恁的也不行。一看恁的鸟，就是别人放飞的败鸽！”

“啥？败鸽！恁的鸟才是败鸽！”愣小子经曹州客一抢白，急得脖子上青筋暴露。

一旁的安二少爷暗暗惊叹于曹州客的眼力，但他不便多言，只是默默看下去。

“我这鹤鹑叫小鹞鹰，别说恁的‘猛张飞’是只鹤鹑，就是只兔子，一样能打败！”愣小子依仗手中握有安二少爷的鹤鹑，说话越来越放肆，“老实跟恁说，凡是两条腿，只要不是站着撒尿的，我这小鹞鹰照战不误！”

曹州客不做声，只冷冷地看着他。

愣小子看曹州客不声张，变本加厉道：“就算是两条腿站着尿的，我的小鹞鹰照样不饶他！”

这两条腿站着尿的，除了男人还能是什么？愣小子的话羞得安二少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见愣小子口出狂言，曹州客变得豪爽起来：“好，我愿意领教！只

是有一样，我不和无名无姓的人斗鹌鹑！”

“我没有名字，俺村人都叫我二小，俺是安庄的，姓安，恁就叫俺安二小就中。”安二小倒是爽快，也没顾上问别人姓名，迫不及待地取出鹌鹑。

曹州客也不慌不忙地从腰间摘下鹌鹑袋子，从中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鹌鹑。有好事者当地撒了一把谷子，诱两只鹌鹑啄食争斗。两只鸟各啄了几粒米，安二小的小鹌鹑便发动进攻。曹州客的鹌鹑也不示弱，奋起反击。哪知，小鹌鹑只是虚晃一枪，待曹州客的鹌鹑一回击，立刻败下阵来。这意想不到的结果，令安二小气白了脸，大名鼎鼎的安二少爷的鹌鹑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不待他寻思明白，那只号称“小鹌鹑”的鹌鹑，“嗤楞”一声，早飞得无影无踪。

曹州客收起鹌鹑，连看也不看安二小一眼。

安二小羞愧难当，冲着安二少爷大嚷：“二少爷，这到底是咋回事？”

安二少爷走到曹州客面前，抱拳拱手施礼道：“客商果然养得好鹌鹑，在下十分佩服！敢问客商高姓大名，在下安庄安二顺见过礼了。”

曹州客忙起身还礼：“敝人张正芳，山东曹州府人氏，自幼喜爱鹌鹑，以小生意为本，走遍半个中国，以鹌鹑会友。前些日子，在归德府听人说起开州安二少爷大名，特借龙王庙会之机来宝地拜会！”

安二少爷闻听张正芳的名字大惊：“早就听说张兄大名，只是未曾谋面，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张兄对于鹌鹑调训有方，果然名不虚传！”

二人亲热地寒暄在一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

一番寒暄后，安二少爷坦言道：“实不相瞒，刚才二小拿的和你相斗的那只鹌鹑，正是在下的，让张兄见笑了。”

张正芳哈哈大笑：“二少爷，真有恁的，兄弟被你戏弄了！”

“张兄真不愧是鹌鹑界的高手，目光独到。那鸟不是什么小鹌鹑，确实是别人放飞的败鹌！”

“既然二少爷投石问路，必有好鸟在后，兄弟愿意领教领教。”张正芳提议。

安二少爷也不推辞，从腰间摘下鸟袋子，掏出一只鹌鹑。只见那鹌鹑一身芦花白羽毛，水晶红眼睛，紫色胡须，黄蜡腿儿。果真是鸟中上品！众人见了，齐声叫好。

张正芳也掏出自己的另一只鹌鹑来，对安二少爷说：“这才才是‘猛张飞’，先前那只，也是平常之辈。”

安二少爷看那鹌鹑时，只见黑褐色羽毛间有暗黄色条纹，红眼睛，红胡须，暗青色腿儿，形似斗鸡，气势如鹫，确实有三国猛张飞之雄威！

两只鸟儿刚刚放到地上，猛张飞便对芦花白发起进攻。芦花白也不示弱，沉着应战。两只鸟儿一来一往，忽上忽下，直啄得对方羽毛片片脱落。围观者哪见过这种局面，简直看傻了眼。斗了十几个回合，芦花白掉头就跑，猛张飞在后穷追不舍。

“不好！芦花白败了！”安庄人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嘘出一身冷汗。

就在人们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只见芦花白回头跳起来，直啄对方的眼睛。猛张飞猝不及防，一只眼睛被生生啄了出来。

这突然之间的逆转来得如此不可思议，围观的人群直看得目瞪口呆，待张正芳收起猛张飞爱怜地擦拭血迹时，人们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

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两人同时收起鹌鹑。安二少爷歉意地握住张正芳的手，说：“张

兄，多有得罪，请恁包涵！”

张正芳爽朗笑道：“二少爷的大名果不虚传！兄弟我走遍两湖两广和山西、山东，总算找到对手了！请二少爷留下贵府地址，改日定当登门拜访！”

闻听张正芳要走，安二少爷急了，一把拉住他的手：“张兄，既然来了，何必急着告辞？”

“兄弟已经约好了另一鹤鹑友人，等我们切磋完了，再登门拜会！”

安二少爷看挽留不住，说：“东出八公桥五里，有村安庄，就是在下的寒舍。花径为君扫，蓬门为君开。在下在家静候，只等张兄早日到来！”

一行人送走张正芳，大家围着安二少爷七嘴八舌，赞不绝口：“二少爷，恁真行，这下为咱安庄人争脸了！”

“二少爷，恁真不愧是濮阳鹤鹑第一人！”

安二小跑上前，殷勤地问：“二少爷，人家曹州客的鹤鹑都有名字，叫猛张飞，恁这鹤鹑，叫啥？”

“鹤鹑不就是只鸟嘛，还叫啥名字？”安二少爷不以为然。

“刚才我看这鹤鹑回身飞起，就像罗成的回马枪，好棒！打得‘猛张飞’血流遍野。我看，就叫‘小罗成’吧！”有人提议。

“好好好！咱们就叫它‘小罗成’好不好？”安二少爷十分高兴，笑着应允道。

从此，“小罗成”大战“猛张飞”的故事便在八公桥一带流传开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安二少爷虽然早已作古，但他作为鹤鹑庄的前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鹤鹑庄前期的光荣和骄傲。

从八公桥斗鹤鹑回来，安二少爷便张罗迎接张正芳。在他的安排下，全村人忙着选鹤鹑、斗鹤鹑，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好在这个季节田里的农活不多，村民们有充分的时间开展这项关乎他们村声誉的活动。况且，这项活动有许多乐趣，是那样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是外村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因而，从早到晚，鹤鹑庄沉浸在一片热闹欢乐的祥和气氛中。

这天，县里的官差送给安二少爷一封公文。安二少爷看完公文，撒欢似的跑出家门，举着公文高声呼喊：

“天大的喜事！县太爷要来喽！县太爷要和咱们一块儿斗鹤鹑了！”

安二少爷的喊声使安庄家家户户推窗开户，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县太爷能和他们一块儿斗鹤鹑吗？那可是一县人民的父母官，身居要职，平时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从哪里来的雅兴要屈尊来到安庄和安庄人一起斗鹤鹑？尽管人们不得其解，但没有多少人想知道个中原因。毕竟，县太爷要来他们村，要与他们斗鹤鹑，这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这已经足够了！他们还能奢望什么？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旋风般掀开了安庄人的心房。大家奔走相告。小村迅速地被欢乐的气氛所笼罩。

既然县太爷要来，安二少爷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斗鹤鹑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精力准备这件事。在安庄的村史上，从来没有县太爷光顾的记录，更别奢望是和他们斗鹤鹑，这是安庄莫大的荣幸，是祖上多少代人的阴德！他必须全力以赴，努力圆满地完成这件事。

好在安二少爷是本地有名的大财主，他慷慨解囊，为村里捐出一石粮食、一头一百多斤的大肥猪，外加三只大绵羊。有了粮食、猪